

当时的月亮

吴祖丽



走进河下古镇,开始听见鼓声。隐隐如雷鸣,由缓到急,由疏到密,回响在小镇上空。站在飞檐翘角青砖黛瓦的牌楼前,鼓声开始铿锵激越,竟有排山倒海之势。在寂寞中虚无,在修缮中衰老的小镇,因为鼓声的击打而悠悠还魂。我忽然意识到,这是公元1130年的鼓声。

1130年的鼓声,穿越886年的历史烟尘,依然有激荡人心的力量。
1130年,宋高宗赵构建炎四年。宋室南渡第四年,一切都糟得不能再糟了:京都沦陷,二帝沦为阶下囚,金人攻城掠地,搜刮财物,宋王朝只余摇摇欲坠的半壁江山。赵构重用奸臣秦桧,无底线地退让求和。他致书金人,“愿用正朔,比于藩臣。”毫无气节地摇尾乞怜,表示愿意奉金国为正统,自己为臣属。

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一个昏聩无能的君主,英雄的出现注定会带着太多的悲情色彩。不管怎么说,1130年是属于韩世忠和梁红玉的,“黄天荡之役”,是南宋历史黯淡的底色上极其动人的一抹明亮。

1130年,梁红玉28岁,正是一个女人外表和心智渐趋成熟,饱和度接近完美的年龄。更何况她天生有着绝世美貌,能歌善舞,智勇过人,既是女神也是女汉子。

1130年2月,韩世忠、梁红玉夫妇带领8000韩家军,在镇江迎战金人的10万大军。敌强我弱的情势下,梁红玉设计,由韩世忠亲领战船,排兵布阵。她自己则在金山之巅垒起战台,冒着流矢,亲执桴鼓,指挥作战。两军对峙,江雾弥漫,视线受到影响,而梁红玉所处战台视野开阔,一览无余。韩家军以鼓点为号令,士气高涨,奋勇杀敌,把金兵困在黄天荡48日。至此,梁红玉一鼓震天下。

明末清初的名士钱谦益写过一首诗,纪念梁红玉。其中有句,“月下旌旗看铁裹,风前桴鼓忆金山。余香坠粉英雄气,剩水残云俊俏间。”

小镇涂满青色,灰色。雕花木窗油漆剥落,正在悄无声息地风化。时间异常缓慢,仿佛深陷在历史里。

鼓声伴着涛声,隐隐传来。梁红玉塑像所在的擂鼓台三面环水,模拟着当年的高处不胜寒。她秀美端庄,戎装盔甲,纤腰一束。高高绾起的飞天髻更添飒爽动人,宋时女子流行簪髻,地位越高可以绾得越高。肩上的披风以相同的姿势猎猎飞扬,不动声色地凝固着风的痕迹。1130年2月,天还很冷,又是如此风大浪急。她站在金山之巅,迎风擂鼓,甘冒如雨箭矢,那一刻,她在想什么?

她一定不会想到史书会作何评价,也一定不会在意后世的褒贬。但是,她一定忽略了坊间传言种种。韩世忠乃朝廷重臣,世代位爵。她出身营妓,类同青楼女子。

“营妓之设,说者谓盖以慰籍军士者,营妓始于汉,历六朝、唐、宋而不衰。”据文献记载,最早的营妓,来自女乐、寡妇和罪犯之妻女。这样说来,似乎对上了,都传梁红玉“父祖皆行伍”,因兵败而获罪问斩,梁红玉遂流落为营妓。这样看来,营妓的地位甚至还不如青楼女子。

她或许会想到他们在庆功宴上的初次邂逅。她正值妙龄,饰着满头的华丽珠翠,鲜红的绛丝长裙,为他跳了一支舞,鼓声缠绵热烈如心跳。他的目光深情相逐,那年,他正值而立,生得丰骨伟岸,目瞬如电,气勇过人,是标准的男神。他们一见钟情。

梁红玉性格刚毅,又胸有韬略。她追随他带兵打仗出生入死,她为他生儿育女一饭一蔬。只因感恩一回,从此思君眷与朝。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感念他的珍重相待,不离不弃。

她有许许多多不寻常之举,“黄天荡之役”后,她跑到皇帝面前弹劾自己的丈夫。说韩世忠大意疏忽,让金军凿河遁去,“失机纵敌,乞加罪责”。这一大义灭亲之举震惊满朝文武,同样令后人诸般猜测。有的说她是大义灭亲,有的说她是意气之争。他们感情很好,孩子年幼,大义灭亲应该没有理由。她心智过人,更不可能是意气之争。要知道宋时刑法,妻子状告丈夫,即使证实丈夫罪行,妻子也会因犯上而受罚。我猜她一定是有意为之。宋高宗重文轻武,更是一向忌惮战功显赫的武将,很容易借此由头降罪韩世忠。梁红玉以退为进,实在是用心良苦。史书上的只言片语,是后人附会,已无关她的心情。她从来就不是他身后的女人,她一直是他身边的女人,辅助他,成就他。短短几年,他从一个下级军官,升任为南宋大军统帅。宋高宗期间,与岳飞、张俊、刘光世合称“中兴四将”。

她的履历展开来同样辉煌灿烂,无人可比:抗金女英雄、女中豪杰、爱国夫人、英烈杨国夫人。30岁不到,她已经得到了一般女人难以想象的荣耀。她对自己一定是满意的,纵横马上,出入战火,成功地洗白了自己的营妓身份。

1135年,宋高宗把韩世忠夫妇派去镇守楚州(今淮安)。想必梁红玉是欢喜的,毕竟她是楚州人,荣归故里不是人人都能被成全的。“披荆棘以立军府,与士卒同力役,亲织蒲以为席。”条件艰苦,韩世忠与妻子一起劳动建房,梁红玉则带领妇女割蒲草编席子。军中缺粮,她还尝试采摘香蒲的嫩茎煮食,带领将士共渡难关。此举沿习至今,楚州人喜食蒲菜,又称其为“抗金菜”。那年10月,梁红玉在与金兵的交战中,遇到伏击,腹部重伤,肠子流出,她以汗巾裹好继续上马作战,最终血透盔甲被擒杀,终年33岁。这段故事出自《英烈夫人祠记》。《宋史》中亦有记载。每读一遍,都感受一种不寒而栗的悲凉。

离开古镇时,天色将晚。眼前一片墨色点点,鼓声渐止,惆怅缓缓袭来,南船北马已成往事,漕运总督府只供凭吊,唯有运河涛声依旧,宋词般凄迷的月色依旧。

吴祖丽,女,江苏金湖人,中国作协会员。小说散文作品刊于《雨花》《青春》《作家》《鸣绿江》《当代小说》等。

【本栏目稿件由邱心如女子文学研究会提供】

第一次认识夹竹桃,还是在师范上一节室外生物课时。那时我们的杨老师告诉我们,这种植物因为叶似竹,花似桃,所以叫“夹竹桃”。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韧性。不仅是它的叶,而且连同它的茎、枝干都非常有韧性。可以随意地扭曲,而不易被折断。因此它成为人民币纸币的原料。我们几个同学都很好奇,于是情不自禁地蹂躏起它来。任你怎么扭曲它都那么柔软,但又不像柳条那么纤细,松开,又迅速地弹了回去,个个都在称赞夹竹桃韧性的可贵。

第二次接触夹竹桃,是因为季羡林的一篇散文《夹竹桃》。文中季老先生讲述了家门前的两棵盆栽夹竹桃。一红一白,迎春花到菊花,从春天一直开到秋天,无不奉陪。它的花期之长,一嘟噜又一嘟噜的,开了谢,谢了又开。可见它旺盛的生命力以及韧性。还有就是夹竹桃在月光下,给人许多遐想,叶影参差,花影迷离,让人陶醉在这幻想的意境里。对于夹竹桃的韧性远不止如此。

今年4月,无意中发现运河边栽种的夹竹桃全部枯了,看着它们耷拉着脑袋,非常心疼,我在想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因为它的汁液有毒?为了安全给它们喷洒了毒药了吗?我急忙问了一个在园林处工作的朋友。他告诉我是因为去年那一股寒冷的天气它们冻死了。我赶忙说,那你们赶紧想办法呀。长得那么茂盛的夹竹桃,怎么能说死就死了呢?他告诉我还会长新枝的。

此后,我每天上下班都会关注这些枯死的夹竹桃。在我眼里那曾经充满生机活力的

关于白马湖,在多少文人的笔下,一度被描写成风姿绰约形态万千。她的历史、人文被人们经过了无数次的审美和艺术渲染。然而当我用探寻的视角、情感的笔触,再次审视她的风姿时,在我的心灵深处,却又漾起了另一种感受。

白马湖古称马漈湖,坐落在江苏的淮安、洪泽、金湖、宝应四个县区交界处,还因其形态酷似一匹桀骜的白马而得名。与入江水道、宝应湖、高邮湖不同的是,白马湖肩上的担子更重一些,职责也更多一些,这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去界定。

这里相传是尧乡,“三皇五帝”之一的尧帝出生于这里,礼让教义之风昭彰。

白马湖一直是沟通南北水道的一个枢纽,是邗沟古道的一部分。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征用民工开凿邗沟,将长江与淮河相连。东汉末年,陈登为广陵太守,出于军事需要,组织民工在津湖(界首湖)与白马湖之间,开凿了一条马漈湖,使津湖直通白马湖,时为邗沟西道。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黄河南徙后逐渐成湖。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北徙,淮河水不再下注白马湖分道入海,故白马湖水渐趋稳定。

白马湖是革命胜地。1941年新四军罗炳辉部队收复淮宝失地,建立苏皖边区淮宝县联合政府,县政府设在白马湖西岸岔河。1943年,我方东湖区公所撤到白马



茶书清心

张辉祥

周日,穿过城市喧嚣的街道,双脚步入这间隐藏在小巷之中的茶馆。

茶馆不大,有50多平方米,陈设也简单,没有棋牌、麻将,只有聚散飘浮的袅袅茶烟。在室内一显眼之处,有一个大书架,上面摆放着书籍、报刊,且多与茶文化有关的图书为主,如《中国茶文化》《中国茶谱》《平常茶非常道》《中国茶艺》《古茶·古道·古风》《茶中禅味》等等,由此老板的闲情雅致也可见一斑。

顺手拿了一本林清玄的《平常茶非常道》,选了个临窗的位子,坐下。点了一杯碧螺春,佳茗清醇,香远溢清,茶池叠畔,幽若山林。翻阅书本,文章中的茶香更使人品味到“浮茶若生”的哲理,林清玄写道:“茶一定要用热水烫过才有味道,人生也是一样,你一辈子很平顺味道也不会出来,一定要起三落,然后起的时候像万里飘蓬,之后才有味道出来,整个过程都是非常重要的,缺一环节都不可,而此时茶叶本身的好坏就变得不是很重要了,人生其实亦如此。”品读作者笔下飘逸着茶香的文字,犹如饮一杯淡茶,心底也沉淀了几许恬淡的心境。

独坐于茶馆,虽没有可以海阔天空的茶友,但却毫无寂寞的感觉,因为《文人品茗录》

白马湖印象

赵日超

湖边张大门(今淮安区漕运镇中太村)与顽匪进行了拉锯式战斗。1957年,为了灌溉之需,地方政府组织人力,挑筑白马湖隔堤,使白马湖与宝应湖分而治之。

白马湖原与入江水道、宝应湖、高邮湖相互连通,具有灌溉、航运、养殖功能,主要流入温山河、新河、永济河、浔河、草泽河、山阳河、桃园河、吕良河、花河等。白马湖以其洁净的乳汁哺育着沿湖地区的百姓。

秀丽的白马湖孕育出“湖城”。这里历史上有“五荡十二湖”之说。金湖建县时,有识之士在“五荡十二湖”中挑选出“津湖”与“珠湖”为县名,报请国务院批准,周恩来总理选出“津湖”并用谐音“金湖”定位县名,寓意将来要“日出斗金”。

白马湖湖水清澈,水鸟翩跹,映出蓝天白云的倒影,徜徉其间,别有一番韵味。湖岸边的垂柳,飘逸着纤纤的柔美,在湖面上飘逸着绿色的柔情。夏日,湖面上荡出几点小舟,采莲的姑娘们在红花绿叶间浅唱。白马湖主要以湖产珍品“大鲜” (甲鱼、黄鳝、螃蟹)、“中鲜” (白鱼、鳊鱼、鲫鱼)、“小鲜” (银鱼、湖虾、黄鳝鱼)、“特鲜” (龙虾、河蚌、田螺)、“素鲜” (芡实、莲藕、菱角)为主食材,风味淳正。古今文人曾在这里写下了华丽篇章。唐代刘禹锡曾在泛泛舟,留下了赞美白马湖的《采菱行》;元代大诗人萨都刺

在《过白马湖》中写下了“春水满湖芦葦青,鲤鱼吹浪水风腥。舟行未见初更月,一点渔灯落远汀”的诗句;明末宝应才子郑正中在《白马湖》中写道:“白马湖中霜月铺,渔舟泄泄倚葭芦。网来巨蟹脂如玉,愿向君王乞此湖”。

白马湖如同一位母亲,哺育着沿岸的子女。闻听着沿岸的鸟语花香,淮安市白马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说,白马湖2009年被确定为国家南水北调东线过境通道和淮安市中心城区备用水源地。2010年,淮安市委市政府启动白马湖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实施退渔退圩还湖、生态修复等工程。2013年12月,通过竞争立项被列入全国15个重点支持保护湖泊之一。为做好白马湖湖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近年来,白马湖组织实施了7大类共36项生态环境保护工程,总投资约34亿元。其中,湖泊生态修复工程已基本完成,清退养殖水面14万亩,清淤4000万立方米,湖区净水面扩大到86.7平方公里。实施湖岸生态修复保护约50公里,增加绿化带约75万平方米,生态涵养林近8000亩,湖泊生态安全水平稳步提升。

一度时期,因人们的意识与自然保护的差距甚远,白马湖经历了圈圩养殖、舟楫难行、水质恶化的阵痛。正是因为这种经历,白马湖人由单纯的“经济人”渐

渐成了“生态人”。如今整治后的白马湖,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年排放量均大幅下降,水质日渐趋好,由劣五类总体稳定维持在Ⅲ类水标准,核心区水质达到Ⅱ类水标准。置身湖中,水天一色,碧波万顷,来这里的人无不这里的天然生态而动情。如今这里盛产螃蟹、甲鱼、青虾、鳊鱼、乌龟等水鲜。年产值以万吨计,素有“河湖美食之乡”盛誉,成为全国平原湖泊生态保护的示范、生态文明建设的样板,吸引八方游客光顾。

“白马湖啊!你是故乡人民心目中充满情义的湖。”99座岛屿还留下了古代和近代的战争痕迹。放眼白马湖畔,胡杨、垂柳林立,野鸡、羊群在河畔嬉戏,水鸭、天鹅飞于其间,水上的莲花与岸边的百花争相斗艳,构成一幅水乡田园风光和“水上迷宫”景象。这别具一格的梦里水乡,是经过白马湖人多年的治理、梳妆而改变的模样。

白马湖如同一位美丽的少女,又一次焕发靓丽的容颜。

人类傍水而居的意识与生俱来,河流湖泊也孕育了人类社会文明。未来三年,国家每年将安排50亿元的专项资金,保护与开发进入国家层面的15个重点湖泊。如何合理利用开发湖泊资源是当前值得调研的课题,未来的白马湖会是怎样呢?我们正翘首以待。

斧声叮叮,情思绵绵。乡下,斑驳的青砖瓦房在寒风中打着颤儿,院落里的老桃树忧伤地眺望北方。东厢房陈旧的小木箱中,一把锈迹斑斑的斧头孤独落寞地躺着。

这把斧头伴随着父亲度过多少春秋,见证着父亲的几多喜怒哀乐。

父亲小时候家里穷翻了天,一家7口人团在三间低矮的茅草屋里。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好心的媒人替父亲去前村说媒。媒人说得天花乱坠,可外婆丝毫不动心。那个云淡风轻的早晨,精明的外婆悄悄地在柳树下,偷眼瞧向土坯垒起的茅草屋。面黄肌瘦的父亲坐在门口,左手稳着木料,右手举起大斧,“叮叮”声不绝于耳。顷刻间,一片片废料乖巧地倒在父亲脚下。父亲端起木料,斜斜看了眼相,满意地点了点头。柳树后的外婆也满意地点了点头,微笑着离开了。“穷世饿不死手艺人”,怀着这样朴素的想法,外婆放心地把女儿嫁给了父亲。

时光流转,斧声“咔嚓”,父亲的斧头劈出了我们得意非凡的童年。

端坐在小院内,父亲的利斧在手腕粗的木料上恣意游走,“咔嚓咔嚓”,先劈再砍后削。木料像听话的孩子般,任由父亲随心所欲地塑造。一个漂亮的木陀螺横空出世,激动的我正想伸手去接。父亲笑了笑,又立起斧尖在陀螺底部开个圆眼,妥妥地放进一个小小的铁弹珠。我在心中呐喊,我的好父亲,我的独一无二的陀螺!

邀来一群小伙伴,我得意地转起了木陀螺,小伙伴们看着看着,嘴巴张大了,足够塞进一只大大的鸡蛋。我的木陀螺转啊转啊,像一位舞者不知疲倦地旋转,转花了小伙伴们瞪起的眼睛,转动了我的“领袖”地位。

怀着对子女的爱意,父亲又用这把神奇的斧头,灵巧地劈削出木手枪、木剑、木弓箭,甚至木连弩。当我和哥哥、弟弟拿着这些“武器”冲锋陷阵时,别提有多神

气啦。

时光流转,斧声“唰唰”,父亲的斧头砍平了我们路上的荆棘。

天资聪慧的哥哥在一片赞叹声中一路升至初三。那个雨天的早晨,哥哥却赖在床上不肯上学。无论父亲怎么劝说,哥哥坚决不愿起床。父亲像牛打场似的,在屋里来来回回地转着,一对浓眉拧得都快断了。终于,父亲下定决心,提着斧头,掀开被窝,拖起哥哥,走到院中。哥哥惊魂未定,“唰唰”,父亲的斧头对准桃树狂暴地砍着。碧绿鲜嫩的桃枝凄凄地飘落,残枝上的小桃儿开始伤心地哭泣。父亲不停歇地疯狂地砍呀,头上的青筋暴起。“够了!”哥哥大吼一声之后,毅然决然地上学去了。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只要想起哭泣的桃儿,哥哥就咬着牙挺挺,直到他顺利地考入北京大学。

时光流转,斧声铿锵,父亲的斧头削正了村人曾经藐视的目光。

俗话说,木匠家里没有好板凳。可我家的板凳、桌椅、厨柜、床简直都是铁打的,直到现在都结实如初。父亲凭借精湛的木工手艺,村前村后,城里城外的做工。崭新的青砖瓦房拔地而起,阔大的院子彰显出富家,三个子女一个个相继成为村人口中的“大学生”。曾被称为“穷八代”的父亲再次面对村人,村人不无羡慕地说:“老孔还真不简单,只靠一把斧头斫斫,斫出了三个大学生。”每逢此时,父亲的胸膛总会冲气般地高高鼓起,微驼的腰背挺直得像赛过铁板,一副高山仰视大地的气概。

光阴荏苒,时光如流。遭遇事故的父亲双鬓斑白,木工活早已不能再做,只是偶尔提起斧头砍削点什么。数年前,沉默的父亲将这把老斧头妥妥地收进木箱,和母亲一起奔赴北京。

我们的父亲此刻站在北大蔚秀园的高楼上,透过窗户玻璃,向着南方眺望。他的目光穿过天津,越过济南,直达苏北老家的那座农家小院,仿佛看到了木箱里那把落寞的斧头……

绿色的脚步,就相信一定有花开的时候。我在默默祈祷着,盼望着。我在心里无数次告诉自己,只要花开了,我就相信你的韧性。

一朵雪白的花。终于从绿叶中探出头来,似乎花费了全部的精力,终于绽开笑脸。不止一朵,在它旁边还准备一簇花骨朵。它们是那么饱满,似乎随时准备绽放。它们虽然不美丽,是一种平凡的花,但是在我眼里,它们是最美丽的,最勇敢的花。它们无比坚毅的精神在证明自己并没有枯死。

虽然绿叶仍然在努力的生长着,但在这枯黄的丛林中仍然很慢,我每天都在关注着它们,每天都在欣赏着它们,每天都在为它们加油。不知过了多久,枯黄已被掩盖,代替它们的是茂盛的绿意。它又和周围的植物打成了一片,尽情施展着夏日的阴凉。现在我只能从缝隙中看到些枯黄的枝叶,新的生命代替了它们,它们重生了。

这才是充满韧性的夹竹桃。

周庄水巷

明珠摄

父亲的斧头

孔令燕

夹竹桃

陈小红

夹竹桃,如今全身上一片枯黄,就像一个垂死的老人。四季常青的叶子也都被蒸发得只剩下干枯、焦黄,甚至是褶皱了。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它们的枝干也越来越干枯,似乎已榨干身体最后的水分。我心想:已是4月多了,正是百花齐放、万物葱茏的时候,他们多半是死了,没救了。看着这枯黄的一丛一丛连成片的绿化带,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只因为他们叹息、惋惜,恨寒冬的无情,气雨雪的无意。就这样,每天看着看着,偶尔也希望能,期待着奇迹的到来。

不知是哪一日,大概已到5月份,偶然间,触到了一点绿意,从那枯黄中挤出来一点绿色。我兴奋极了,感叹生命的顽强。这一小片绿叶该是它使尽全身力气,从土壤的最深处汲取了养分再慢慢地输送到顶部的吧。每一根枝都没有半点私心,无私地把养分送给绿叶了吧。我终于看到了希望,我在幻想着它们很快就能战胜枯黄,就这样,我每天骑车上下班时,仔仔细寻找那星星点点的绿叶。虽然很少,但我仍然仔细地寻找着。想着这稀少的绿叶,还能开出花吗?那太难了吧,我不乞求,只要能